

#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

赵媛媛 王子彦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阐述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父权制”世界观的批判和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提醒人们对日益忽略的女性原则给以重视,改变传统的世界观,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父权制;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5 - 0035 - 04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与跨文化的和全球的女性主义一样,生态女性主义努力展示各种人类压迫之间的联系,但它同时也集中思考人类控制非人类世界或自然界的企图。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 一 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根源

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首先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有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随后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发展,妇女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来,使女性主义运动迅速超越传统范围。为了更好发挥妇女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 F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女性主义运动迅速向生态女性主义延伸。埃奥博尼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她试图号召妇女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引起妇女界严重的不满和抗议,这就导致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伦·沃伦(Karen J. Warren),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 Spre-

nak),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玛丽娅·密斯(Maria Mies)等人。

如果要给生态女性主义下定义的话,可以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由环境运动与女权运动结合而成的一种时代思潮,它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这里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与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理论。人类中心主义从现实性和实用性的角度关注环境,认为自然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环境不是作为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样人们无偿地利用自然甚至虐待自然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浅层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认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因而有些学者将人类中心主义称之为浅层生态学。20世纪40年代末期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后者关注自然,把地球看成是一个生命系统,认为自然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又有其内在价值,相对于浅层生态学非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反对人类中心说,反对浅层生态学,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因而利奥波德把它称之为“生物中心”或“生态中心”伦理学。

而生态女性主义则是生态伦理学新近发展的一个变体。在很多方面,生态女性主义都与深层生态学相似,但生态女

【收稿日期】 2003 - 10 - 08

【作者简介】 赵媛媛(1979 - ),女,辽宁建平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王子彦(1954 - ),男,黑龙江双城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性主义又不同于深层生态学思想。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看法,深层生态学无视性别的前提,即它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深层生态学者错误地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说,然而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西方世界的人类中心,或者说仅仅是人类中心的问题,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问题,妇女与自然的主要的敌人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男性中心论。男性中心论将女性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的、被忽视的、附属的、无形的和受压迫的位置,确保男性和男性气质的优势、特权和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一种“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价值体系,因而生态女性主义力图对这种“父权制”世界观进行批判。

## 二 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 世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有多种理论的表述形式,如对“父权制”世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与深层生态学的对话,对环境哲学的批判等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对“父权制”世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它具有三个特征:二元式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二元式思维方式即是观念上的以人与自然的突出对立为标志的各种象征性的阴阳对立,价值等级观念即是“阳尊阴卑”观念,统治逻辑即是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

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父权制”世界观批评的基础上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揭露“父权制”世界观所倡导的对妇女和对自然的压迫。

### (一) 对概念结构的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概念上的联系。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J·沃伦(Karen J. Warren)在考察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观念联系后,指出他们共同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包括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结构将个体特征确定为彼此之间在道德上有等级高低之分,并假定那些具有高级特征的类型应统治那些具有低级特征的类型,这样就证明了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统治的合理性。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用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性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下列逻辑推论基础上的:(1)人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而植物和岩石没有这种能力;(2)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在道德上就要优于缺少这种能力的东西;(3)因此,人在道德上优于植物和岩石;(4)对任何X和Y来说,如果X在道德上优于Y,X对Y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5)因此,人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同样,在“父权制”文化中女人的性别统治遵循着同样的逻辑,(1)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而男人被确认为

“人类”和精神的领域;(2)确认为自然和物质领域的群体比确认为“人类”和精神领域的群体低劣;(3)所以女人比男人低劣;(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越于Y,那么Y就应归属于X;(5)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被证明是正当的。

沃伦看到,这些论证为“父权制”文化统治自然和妇女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要反对这种统治,必须认清和批评“父权制”概念结构的本质。

### (二) 对理性主义传统中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在对“父权制”世界观的批判中,生态女性主义者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化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二元式思维方式上。从性别与科学两分法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认识论的二元结构中,男性总是被归于文化、心智、理性、客观的公众的文明的世界,而女性则被归于自然、肉体、情感、主观的、私人的生育世界。这种主体与客体、心智与肉体、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导致了等级制的男性价值体系和控制欲望的起源。这种二元式思维方式共同体现了“父权制”文化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女人在男人的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性框架中成为一种装饰品和附属物,同时,自然作为女性的化身被置于人类的服务者和受奴役者的位置,这种传统认识论的二元模式蕴含着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预设了以性别隐喻为基础的“父权制”文化的男性统治模式。<sup>[1]</sup>

正是由于“父权制”世界观,使得自然与女性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机器似的东西,遭到严重的贬抑并受到无情的控制,对“女性化的自然”和对“自然化的女性”的压迫相伴相随并相互强化,到底女性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的想法并不相同。

## 三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 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主要围绕是否将妇女与自然相联系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生态女性主义者赞同这一观点: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是导致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的根源;然而,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主要是在生物心理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方面?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流派有不同看法。另外,妇女是应该强调还是不强调、或者是否应该重新设想他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点上,各学派的想法也不尽一致。

(一) 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妇女与自然联系的论点

一般认为,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寻求加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而不是减弱这种联系。传统上与妇女联系的特征——如关怀、养育和直觉,这是妇女实际的生理、心理经验的产物,它使妇女比男人与自然更加密切。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妇女的独特性,认为妇女和自然界在创造生命方面有本原性联系,因而妇女认识、体验和评价这个世界的方式是更可靠和独特的。它主张构建新的女性文化,并通过弘扬这种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

许多批评者指出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妇女看作在生物学上具有独特优势的生态存在”<sup>[2]</sup>,妇女是富于关怀和擅长养育的,这使她们与自然有着特殊的联

系并以独特的方式理解自然。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太一厢情愿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或者把妇女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身体,或者把妇女的潜能和能力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自身具有的本性。从根本上说,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倒退的,而不是革命的。

## (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

与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一样,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也致力于加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对自然界造成的损失看成是合情合理的,而男性中心主义同样把男人对女人造成的损失看成是具有合理性的。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环境的恶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上帝赋予人类“统治”大地的权利,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大多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都包含这样的观点: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些具有“父权制”性质的宗教不能肃清空洞的男性精神这种观念,女人就应该抛弃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压迫限制,寻找一种新的精神信仰、一种新的文化。那种把女人身体视为神圣的文化也会强调自然的神圣性,因而女人应该去寻求这样一种文化。

有些批评者认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以宗教代替政治,花费太多时间在月光下跳舞、施“魔咒”,咏唱圣歌没什么实际意义。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己并不是超脱尘世的梦想家,她们是人世间的行动主义者,通过宗教代替政治,使他们形成许多小型的社会团体,建立和维护彼此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在日常活动中传播她们的精神思想,在尊重女性的同时尊重自然。他们指出所谓日常政治“比用同样的游戏还击男人的权力游戏更加有效”。<sup>[3]</sup>

## (三)社会的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不强调自然妇女联系的论点

与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与妇女的联系论点不同,社会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尝试削弱自然——妇女的联系,不再强调其重要性。女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是由社会建构并由意识形态强化的,在家长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男人压迫妇女与人压迫自然界这两者相互强化,导致社会不可持续性以及自然的不可持续性。其实女人与自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全人类、人人都是既具有男性气质,也有女人气质的,他们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同样,社会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只有不强调这种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才能终结对现在受贬低的妇女与自然的压迫,因而要把这种特殊联系降低到最低限度。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希望重新塑造与确定自然与文化、男人与女人的概念,否认妇女“天生”具有“关怀本性”,强调妇女的女性特征是适应文化或社会化的产物。卡洛琳·麦茜特强调指出:“任何显示妇女有特殊本性和素质的分析都把妇女束缚在她们的生物学命运上,这是妨碍妇女解放的可能性的。基于妇女的文化、经验和价值观的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倒退的。”<sup>[4]</sup>

但是应该看到,不强调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激情,她们的初衷是要在有机体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提到妇女的生物学特征时——重申自然”。<sup>[5]</sup>而且,强调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的生态女性主义,虽然宣扬了传统的女性美德,母亲角色,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是倒退的,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性质。

## (四)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和改革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加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或是解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两种态度都不能使妇女获益;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每个人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在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中,几乎把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改革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融合起来的是德国生态女性主义者玛丽亚·密斯和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德娜·希瓦。她们认为自然是能够被消耗殆尽之物,我们必须学会保护它,我们要从生存必需的角度出发,消除所有威胁毁灭地球的实践和制度,因而与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的视女人与自然为神圣的宗教信仰不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对于环境具有破坏性的思想,倡导尽可能简单的生活,以尽可能少的消费来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

尽管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引人入胜,但它的要求太具有挑战性,社会大众是否能接受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多数人虽然关注自然的破坏,但是每当涉及到要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减轻对于环境的压力时,他们未必乐于接受,因为参加“抱树运动”的人还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并不是“抱树运动者”,虽然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视点引人入胜,但如何在实践当中进行下去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 四 简短的结论

总体上评价生态女性主义,可以借用维克多·雨果的一句话:“这是比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都强大的一种时代思潮”。从理论价值上来说,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它重申了无等级制度的组织形成和倡导非暴力行为,成为一个新的日益重要的开展女性主义运动的竞技场,它要求关注我们现在日益受到破坏的环境,关注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意义在于对以往的环境哲学提出挑战,以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环境哲学以及环境伦理学做出了贡献。从其现实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是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定应该实现男女性别方面的平等,一个无法保障妇女权利的社会一定不是可持续的。生态女性主义恰恰在保护妇女权益上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21世纪议程》中第三篇第24章专门讲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女性主义者是最终成就《21世纪议程》的倡导妇女权益思想的先驱者之一。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有差异的生态文化,它的结构是多元的,是不同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的汇集和多种价值观的共融,它反对构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关怀主义伦理学,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

伦理价值,它主张抛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等级制性别歧视以及男人优于女人的假设,高扬情感的价值和被压迫群体的价值。生态女性主义也是一种关联主义伦理学,虽然社会——建构的生态女性主义与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有很大的分歧,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相信,人类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动物、植物和静态物质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这些特点才使生态女性主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一种文化思潮。

上述观点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值得称道之处,当然,生态女性主义也有其理论自身的缺陷。生态女性主义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浪漫的设想,或者说其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味道,它是否能普遍地获得人们真正意义的接受,现在还很难说。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一种暂时被认为是具有“偏见”、“不现实”的而本质上却是进步的向上的哲学思想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自身的深刻性和超前性,就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生态女性主义会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

### 【参 考 文 献】

- [1] V. Spike Peterson & Anne Sisson Runyan *Global Gender Issues* [M]. Westview Press, 1993. 25.
- [2] [5] 珍妮特·比尔 (Janet Biehl). 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学 (Rethinking Feminist Politics) [M]. 14, 19
- [3] 玛丽亚·米斯, 范德娜·希瓦. 导言 [A]. 选自米斯和希瓦 (Mies and Shiva), 生态女性主义 [C]. (Ecofeminism). 18.
- [4] 卡洛琳·麦茜特 (Carolyn Merchant). 激进生态学: 寻求宜居于居住的世界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6] 余谋昌. 生态哲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7] 吴小英. 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8] [美] 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M]. 吴国盛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 [9] [美] 戴斯·贾丁斯. 环境伦理学 [M]. 林官明, 杨爱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美]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 [M]. 北京: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0.
- [11]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M]. 艾晓明等译.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雷毅. 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Wendy Kolmar & Frances Bartkowski. *Feminist Theory* [M].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London · Toronto.
- [14] 刘兵, 颜雪红. 在激进的理论中寻找启示——读 Mies 与 Shiva 的《生态女性主义》[J]. 妇女研究论丛, 1999(1).
- [15] C. 斯普瑞特奈克. 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 [J]. 秦喜清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7(6).
- [16] 张妮妮. 身体、自然和地方——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新发展 [J]. 哲学动态, 2001(7).
- [17] 曹南燕, 刘兵. 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 [J]. 哲学研究, 1996(5).
- [18] Susan Baker, *Eco - feminism* [Z]. 引自 <http://www.psa.ac.uk/cps/1995/bake.pdf>.

(责任编辑 许玉俊)